

红牡丹

The Red
Peony

林语堂

张振玉译

Lin yutang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红牡丹

林语堂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牡丹 / 林语堂著 ; 张振玉译. —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5. 5

ISBN 978-7-5104-3541-6

I. ①红… II. ①林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8179号

红牡丹

作者: 林语堂

译者: 张振玉

责任编辑: 黄倩 冀晖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http: //www. nwp. cn

http: //www. newworld-press. com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 com. cn

印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87×1092 1/32

字数: 290千字 印张: 12.5

版次: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3541-6

定价: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733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/ 1
第二章	/ 16
第三章	/ 27
第四章	/ 41
第五章	/ 60
第六章	/ 71
第七章	/ 90
第八章	/ 98
第九章	/ 118
第十章	/ 130
第十一章	/ 139
第十二章	/ 149
第十三章	/ 164
第十四章	/ 175
第十五章	/ 189
第十六章	/ 208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十七章 / 229
- 第十八章 / 239
- 第十九章 / 251
- 第二十章 / 262
- 第二十一章 / 273
- 第二十二章 / 285
- 第二十三章 / 298
- 第二十四章 / 309
- 第二十五章 / 316
- 第二十六章 / 327
- 第二十七章 / 338
- 第二十八章 / 345
- 第二十九章 / 358
- 第三十章 / 370
- 第三十一章 / 379
- 第三十二章 / 388

第一章

光绪十七年（西元一八九一年）四月二十三日，高邮盐务司主任秘书费庭炎的丧礼举行开吊。前来吊祭的生前好友，每个人都在乌黑的灵柩前深深地三鞠躬，然后脚尖点着地，轻轻退开——男人到一边去，女人到另一边去。这个丧事办得潦草，是朋友们匆忙之间准备的，因为随后要将灵柩运回原籍安葬。

那天又潮又热，令人极不舒服。男女老幼四五十个人都拥挤在费家的小院子里。这是一所租来住的旧房子，屋里顶棚并没有裱糊，露着房梁椽子，也没有上油漆。那些朋友以前大都没来过，现在看见这栋房子，对费秘书夫妇住得这样简陋，颇感意外。因为费庭炎家是嘉兴的富户，是上海以下湖泊地区的大地主。他书房里陈设得疏疏朗朗，萧然四壁，虽然杂乱无章，却也有几分文人的高雅气氛。他生前，在今天来的朋友中是有几个来此聚过的。屋子内两个有窗棂的窗子，原来的红漆业已褪色，看来黯然无光，有的地方龟裂成纹。窗外的光线本来就嫌不足，现在低声细语的客人来往走动，人影幢幢，屋里就显得更为阴暗了。有的女客留意到窗角上有蜘蛛网，知道这位新寡的文君，不是个勤快的主妇。

费庭炎的同事有好多是由于好奇心而来，要来看看这位年轻的寡妇，因为主任秘书这位妻子貌美多姿，早已闻之久矣。他们知道，

今天这位漂亮夫人会出现，会站在灵柩之旁，向来此吊祭的客人答礼。

这个哀伤的祭奠，使人人心中感到不安，因为情形总是不太对。在肃穆丧事的气氛和看来令人惧怕的棺木，与半为丧帽垂掩的年轻寡妇雪白细嫩的面庞之间，存有强烈的矛盾。她戴着尖尖的粗白布帽子，身子罩在宽大的粗白布孝袍子里，她真像一个活人做成的祭品。她那犹如皎洁秋月的脸露出了一半，眼毛黑而长，鼻子挺直，浓郁美好的双唇，端正的下巴，在屋子那一端，在供桌上一对素烛摇晃不定阴森可怕的光亮中，隐约可见。她粉颈低垂，仿佛对这件丧事以后的安排，表示无言的抗议。大家都知道这位寡妇才二十二岁，在当年上流的名教传统里，读书人的遗孀，或上流社会富有之家的寡妇，按理是不应当再嫁的。

那些男人，对这个年轻的寡妇是不胜其同情之意的，觉得她那么年轻，那么美，牺牲得太可惜。那些男人，大部分是盐务司的官员。他们大都已然婚配。这天带着太太孩子们来的，各人心里各有用意。有的为了人情应酬，有的是觉得在这场猖獗的霍乱之中，同事暴病死亡，心中着实惊惧。那些低级员司也来祭奠，本来不喜欢他们那位傲慢无礼的同事，但因盐务使命令他们给这位寡妇捐一大笔钱，聊尽同仁的袍泽之谊，其实低级员司们拿出这笔钱已感吃力，而这个家道富有的丧家并不需要。那些官员之中，有一个人正在等着他的家眷在一个月后自原籍前来，并且已经租妥了房子，正打算买一张讲究的铜床和几件红木家具，心里知道这位寡妇是要走的，他可以出低价买下那批家具。

薛盐务使，身体高大，眉目清秀，深深觉得在棺材店都快把货卖光之时，凭了他的势力，能买到一口质料那么好的棺材，实在脸上有光彩。他打算亲眼看见人人称赞那口棺材，自己好感到得意，所以他故意放风声，说未亡人年轻貌美，楚楚动人。

盐务司对这位年轻寡妇总算是尽力而为了，因为丧家没有一人出来就办了丧事。司里派了一个老家人帮助运灵还乡，但是这个老家人连升是个半聋子，又不懂当地的官话，完全派不上用场。

依礼，丧家须要有个人站在灵柩旁边，向祭奠的人还礼，即使一个儿童也未尝不可。但是费太太没有儿女，只好她自己站在棺材后面，披着麻布孝衣，着实可怜。她的腿移动之时，硬硬的麻布孝衣也就因移动而窸窣作响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她那浓密睫毛后面的眸子，时时闪亮，似乎是心神不安。有时，她向上扫一眼，对眼前来吊祭的客人似乎是视而不见，因为她正在茫然出神，对当时的事情是一副漠然无关轻重的神气。她前额上的汗珠则闪闪发亮。她的眼睛干涩无光。她既不号啕大哭，也不用鼻子抽噎，按说，她是应当这样做才合乎礼俗。

来客之中，好多人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形。她怎么敢不哭呢！按照习俗来说，丈夫的丧礼上，做妻子的既不落泪，又无悲戚之状，当然使人吃惊。她除去鞠躬还礼之外，便别无所为，这个别无所为，是有目共睹的，所以遵规矩守礼法的人，看来都觉得很厌恶。就犹如看见人燃放爆竹，点了之后，却寂然无声，并不爆炸一样。

有的男客已经退回到东厢房，东厢房正对着前面的庭院。大家在那儿谈论当前的事，倒谈得津津有味。

一个年长的男人说：“你想，老费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太太，还去各处乱嫖！”

“这种事谁敢说？你看见她那两只眼睛没有？那么深，那么晶亮，那么滴溜乱转，真是水性杨花。男人死了，她才不难受呢！”

“我看见了，那对眼睛那么美，那么多情！我敢说，她一定会再嫁的。”

另一个同事听了很烦恼，他说：“住嘴吧！咱们凭什么妄论是非？总而言之，现在闹瘟疫。我知道庭炎有两个哥哥，他们老头儿

自己不来，也应当派一个儿子来，不应当让这个年轻的妇道人家自己办这些事情啊！”

一个瘦小枯干穿着长及脚面长衫的男人说：“连抽抽噎噎地小声儿哭都不肯。”

这时，一个六十几岁说话温和的老先生，方脸盘儿，戴着牛角框儿水晶眼镜，他说：“不应当让她一直站在灵旁还礼，她不能老这么站几个钟头哇！”他是学校的王老师，也是费家的邻居。他唇髭渐白，颌下胡须稀疏而微黄，在他这令人肃然起敬的年龄，他也以读书人之身，为人所尊敬。他手里两尺长的旱烟袋，并没有点着，只是在手里拿着玩弄而已。

薛盐务使，用他那很重的安徽口音也插嘴说话，他那浓密的黑胡子，随着他说话也分明地移动。他说：“我想今天除去咱们司的同事之外，没有多少外来人。咱们若不说什么，人家也不会说的。并且，她哭不哭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至于运灵一事，我已经派我外甥来帮忙，不会有人说咱们司里不尽心尽力的。”

一个团团脸的年轻人，用鼻子轻轻哼了一声说：“好啦，总而言之，像您所说的一样，瘟疫流行啊。有什么办法！”他又向王老师说，“他们家也用不着这么胆儿小，应当派一个哥哥来，办丧事总要像办丧事的样子。”

“当然，他们应当在老家正式办这件丧事，他们只是想把灵柩运回去。其实，他们应当为这个寡妇想一想，她这么年轻。”

“她今年多大？”

王老师回答说：“二十二岁。”

“他们结婚几年了？”

“我内人告诉我，才两三年，俩人并不怎么和美。算了，这与咱们毫不相干的。”王老师很小心地结束了这个问题。

这时王老师的太太过来，向丈夫耳边低声说话。这位太太方脸

盘儿，五十几岁年纪，上嘴唇长，不管到什么地方，总是一团和气，使别人心情愉快。

她说：“若是再没有什么客人来，咱们就让费太太到后头歇息去吧。现在差不多快到晌午了，一个女人站几个钟头，可不是开玩笑，又没有人能跟她替换一会儿。诸位先生，也体谅一下人家吧。”

王老师站起来，走到高个子的盐务使大人跟前说：“大人，这也不是什么大典礼，客去主人安，咱们不用等着吃面了。怎么有心情吃东西呢？大家心里都不好受。您说一句话，大家就都走了，叫费太太也歇一歇吧！”

薛盐务使转来转去的眼睛紧皱了一下，这表示，虽然他名声不佳，人人皆知，只要与女人相关之处，他也不是不懂怜香惜玉的。

他用喉音说：“当然，你的话很对。”

他又进入中厅，这就是向大家示意，他没说什么，只是眼神来表示。每个人都看见了，也会意了。他外甥刘祐，刚才一直登记礼品奠仪，现在从靠近门口的桌子那儿站起来，合上了账簿。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走到灵前——行礼告别，都默默鞠躬为礼，脸色凝重，轻轻走出门去。

薛盐务使在灵柩旁边多徘徊了一会儿，用手指头的关节叩了叩棺材，听了听坚硬的声音，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神气。

他自己低声赞美道：“这么好的木头！”

在这个当儿，年轻貌美的费庭炎的遗孀抬起了头，显然是轻松下来，不过一双眸子里，仍然似乎是有满腹的心事。

客人走了之后，王老师仍然留下未去。他太太负责准备了简单的汤面、馒头作为午饭，现在正帮着办理礼俗上该办的事。即使盐务司这些同事已经离去，还有街坊邻居来吊祭的，所以也须要按照礼俗办，不能稍有疏忽。凡是带有礼品来的，都要送给人家馒头，等于是回礼。类似这些琐事，都得要女人照顾。

费太太内心非常感激。王老师、王师母是住在街的那一头儿。费太太，年岁轻，过去觉得寂寞无聊时，常到王家去和孩子们玩玩，她很喜爱王家的孩子。其实，费太太对王家，不论是王老师或是他太太，都算不上真正知己；但是现在费家突遭不幸，大祸临头，极需要有人帮着办这件繁杂又涉及外面人情应酬的丧事，这对夫妇突然光临，万分同情，伸出援手，正是费太太所急需需要的。

王师母引领她到了里间屋，她对王师母仅仅说了一句：“多谢您。”而且不够热诚。她说这话时，甚至连抬头望一下都没有。说话的声音很轻，清亮，特别柔和，像一个声音清脆但隐藏有裂纹的铜铃儿一样。她说话蛮像小孩子，没有造作，不装什么样子。她好像想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您两位若不来帮忙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好。”

王师母说：“你一个人嘛！朋友来做这点儿事，是应当的。”

这老老实实的致谢，对方也就同样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接受了。

王师母又说：“现在你躺一下。我到厨房给你端碗面来。还人家礼由我去办，你不用操心。你还得养足体力，还要走坐船回家这段路呢。”

她帮助这位新寡的少妇脱下丧服。脱下之后，立在王师母面前的，是个美貌动人，青春年少，几乎依然是个小姐身材的白衣少女。牡丹（这是这位新寡文君的名字），今天早晨总算压制住脂粉的诱惑，因为怕人家说闲话。不过她那自然青春的艳丽和两片掀起的樱唇，也并不需要什么化妆品。王师母看见她前额上的汗珠，拿过来一条毛巾。

王师母帮着擦汗时说：“穿着那么厚的孝衣，大概快把你憋死了。今天热得出奇。”

这时，牡丹眼里流出了两滴眼泪，晶莹闪亮如珍珠，在眼边停了停，快要掉下来了，她又勉强抑制住。

在王师母离开屋子之后，她才躺在床上，真正痛哭起来。这是

丈夫死于瘟疫之后她第一次哭，并且哭得十分伤心。过去那几天，她曾经极力想哭，但是没有眼泪。现在水闸打开了，意料不到的热泪洪流，如春潮般决堤破岸倾泻而来。

她躺在床上想，不是想她丈夫，而是想自己，想自己的将来，还在茫无头绪，想自己的青春生活，这段青春生活怎样过。她的婚姻生活里没有爱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办理的，为这种婚姻，没有什么可悲伤的。她过去那一段生活，是一连串的挫折坎坷，并非只是因为费庭炎的公然玩弄女人，或是粗俗不文，年轻气傲，言谈举动惯于端架子讲派头儿，这些都是她看着不顺眼，都是使她憋气的。她天性多愁善感，温柔多情，她知道爱情应当是什么样子，她知道一个失望的爱情生活里的甘苦，她也知道自己的情郎和自己在棒打鸳鸯两处分后的痛楚愁恨。她的情郎金竹现在已经娶妻，有了两个儿子。但是她和金竹在她出嫁后，一直藕断丝连，暗中幽会。她觉得自己像苍蝇黏上了蛛网，纠缠起来使她神思混乱。现在她的眼泪从无以名之的深渊流了出来，现在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，她分明有所盼望，但所企求者为何，自己又不了然。可是在她哭了一阵子之后，觉得轻松了不少，觉得好多了。

在来吊祭的女客，因为她如此年轻而丧夫，还要寡居守节而悲叹她苦命之时，她不由得心中窃笑。女客把心里的想法都说了出来，都觉得她可怜，都分明说年纪轻轻的守寡可真“难”（按照中国那时的习俗，谈论寡妇和谈论新娘一样，寡妇和新娘是不能答言的）。

那些女客认为她是要含辛茹苦遵守妇道的。所谓寡妇要遵守的道德，已经由圣人分为两类：一是终身守寡，做节妇；一是抗命不再嫁，一死做烈妇。

对这两种想法，牡丹是一笑置之。在她追求生活的欢乐和自己青春的气质之下，她觉得做节妇，做烈妇，全无道理。她心中正在思索寻求——这也受了她读书的影响——在寻求每个男女都感到幸

福快乐的美好生活。她聪明，有见地，绝不为别的女人的话所动。她天生气质强烈而敏感，高尚而不同于流俗，热切追求理想。世俗传统的善良，常人所认为的美德，她全不在意。她赶巧自己嘤嘤啜泣，或是号啕大哭，那只是因为她心中想哭，并无其他缘故。

王师母在厨房待了半天之后，用一个调盘端进来一碗热腾腾的面，还有开胃口的酸辣味道的菜。大大出乎她的意外，那位少妇乌云般的黑发松垂在肩上，低着头，在竹子书橱里正在找什么东西，很不像一个寡妇的样子。

王师母责备她说：“你找什么呀？来，你得吃点儿东西啊！”

新寡的文君一回头，王师母看出来她那秋水般的眸子里的急切激动的神经。牡丹的脸变得绯红，仿佛心中的秘密泄露了一样。

王师母搬了把椅子，她说：“坐下，吃吧！”声音腔调就像个母亲对女儿说话一样。又说，“我炸了几个火腿蛋，我跟你一块儿吃，你一定要吃呀！”

牡丹微笑了一下，笑得很愉快。她知道王师母平日是怎样照顾她自己的五个孩子的，所以这位太太对她这么关心照顾，她也不感到意外。

牡丹正在吃饭时，王师母看见她又红又肿的眼，大声说：“来祭奠的客人现在看见你就好了。”

牡丹听了茫然不解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总算真哭了。”

这位新寡妇立刻回了一句：“我知道，这样他们才觉得对，是不是？”

现在又静下来，牡丹不声不响地吃那火腿蛋。没有人知道，也不了解为什么她刚才躺在床上哭。她但愿王师母不在她屋里，她好一个人静静地想自己的心事，想自己烦恼的问题。她很愿确实知道刚才王师母没有看见她包扎那些爱情书信。

现在王师母在这段平静的时候，有一搭无一搭地问她：“我刚才进来的时候，你在那儿找什么东西呢？”

牡丹扯了个谎说：“我找杭州府志。”

“你们家是杭州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是余姚县人。”

“我想丧事过了一百天之后，你要回娘家去看看吧？”

“是啊，我想回去。”

王老师这时在外面门上敲了敲，他要茶。他已经在书房吃完了饭，想知道她们正在干什么，什么时候他太太可以回家去。

“你先回家吧！我要陪一陪费太太，她有东西要收拾。”

出乎王老师的意外，那位新寡妇站起身来请他进去坐。

这位学究犹疑了一下，虽然他太太也在屋里，但按他这老一代的人想，按圣人之礼，他是不应当进入邻居女人的卧室的。

牡丹看到王老师脸上犹疑的样子，她就走到门前来，恭恭敬敬地向他说：“您和师母这么帮忙，我必须向您两位特别道谢。我现在把茶送到书房去，还有事向您请教。”

过了片刻，这位少妇用茶盘端着茶到了书房门口。王老师站起来，说了一声“不敢当”。

牡丹的态度很爽快利落，不像丈夫死了半个月的寡妇。王老师看见这个青春的仙女站在他面前，心里猛然抽搐了一下子。一个年轻的女人，命定要终生守寡。他心想，这是不可怀疑的。至少，有功名的读书人的遗孀，要一直守节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普通男人的寡妇常常再嫁，秀才、举人的寡妇，按儒家的伦理规矩，是应当守节居孀的。

这时候，王老师觉得他面前这位少妇能否守节不嫁，可很难说。她看样子不太像。

“王老师，您对我们太好了。什么事情我都要求您指教。明天

我就要和连升一块儿送灵柩回家。我由这儿到船上这一路，当然要穿上孝服。可是，随后一路之上，是不是要一直穿着呢？”

“费太太，我想这要看个人的心意。在上船下船时，你当然应当穿，尤其是下船的时候，因为公婆要来接你。”王老师把她上下打量了一下，又说，“你自然应当这样。我认为必须如此。你应当一路地哭，直到灵柩抬到家里为止。我自然不认识你的公婆，但是按人之常情，他们一定愿意你这样做。到时候，一定还有妯娌，还有邻居的女人们，她们一定在场观看。你当然不愿招她们在背后说闲话。”

王老师话说得流畅而纯熟，好像寺院里的执事僧或是古迹胜地的导游一样。

“我以后会怎么样呢？”

“大概是，丈夫家会给你收养一个儿子，好继续你丈夫的后代香烟。他们总是会这么做的。他们认为一个寡妇有个孩子照顾，会清心寡欲，安心守节。你要知道，我并不是说年纪轻的守寡容易，可是总得要守过去呀。你先生有没有功名？”

“不能算是真有。朝廷为水灾赈济时，他拿钱捐了个贡生，那时我还没嫁给他。您知道，一千块钱捐个秀才，三千块钱捐个举人，我想是五百块钱捐个贡生吧。”

王老师认真望了望这位少妇的脸，然后说了声：“噢，是这样。”

“您认为怎么样？”

王老师这时像对自己人说话一样：“事情是这样。这件事在你自己，完全在你自己。我不应当说什么。可是你来问我，你要知道怎么办。我说，这事完全在你自己。不过，一个秀才的寡妇再嫁的，的确从来没听说过。不过贡生的寡妇，也可以算进去。可是，大部分还要看你先生的家里怎么样。他们若提到给你收养个孩子，你就明白他们的用意了。”

“您觉得这么做对吗？”

“我刚才说过，这是个人的心意。并且，这要看你公婆愿不愿养活你。”

“女人总是愿要自己生的孩子，您说是不是？”

这位老学究觉得很难为情，不由得脸红起来。

“我想你应当拿这件事和你母亲去商量。我想你母亲还健在吧？”

“是，现在在杭州。”

“好，那么现在你就不要费心思了。规规矩矩守丧一百天，像个贤德的儿媳妇。也许他们会答应你回娘家去歇息歇息。杭州又不远。我听说，你是杭州梁家的姑娘。你听说杭州有个梁孟嘉吗？”

牡丹的脸上立刻亮起来。她说：“当然有啊。您说的是梁翰林吧？我们是同宗，是堂亲。我们同宗都叫他‘咱们翰林’，没有别的翰林啊！”她对这件事颇引以为荣是显而易见的。一般而论，一个姓，平均每百年出一个翰林，所以同宗都觉得荣耀。

“他应当能给你拿个主意。”

“他不认得我，他老是住在北京城。有一次他回杭州时，我见过他一面。那时我不是十岁，就是十一岁。”

“我想你大概认得他。我看见你们书架子上有他的文集。”

牡丹扭着柳腰丰臀，懒洋洋地拖着脚步，走到书架子前面，指着第二层架子上的三卷书，兴高采烈地说：“这三卷。”

这时盐务使的外甥刘祐，进来和费太太说，船已经雇好，明天早晨由运粮河往下开船，费太太什么时候准备妥当，船就什么时候开；他再派人照料行李。刘祐，说实话，看见这位年轻寡妇脱了丧服，正和王老师谈得兴致勃勃，实在感到有点儿意外。

刚才偶尔提到北京城的梁翰林，在牡丹的头脑里引起了愉快的回忆。因为在她十一岁，正是头脑染之黄则黄染之苍则苍的年纪，年轻的梁翰林，那时才二十七岁，在北京城夺得文中魁元之后，荣

归故里，一只手摩着她的前额，说她“漂亮”“聪明”。这么两个赞美之词，对她的小姐时代，便有无数的影响。现在她往事的记忆，往日的印象、声音和家里花园的一棵特别的树，在忘记了好久之后，又浮现在她的心头。

王师母为人真好。虽然这位年轻的费太太在过去对她并不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，虽然她明天就要走了，大概还一生不会再回来，她仍然觉得做人的本分，是应当一直把她照顾到底才对。

这时收拾东西包裹装箱，可以说大体都是女人的事。牡丹只带自己的东西。家具等沉重的东西是留下不带的，不是要卖，就是以后再运。

王师母帮着辞谢客人，让人送来需用的东西，诸如捆绑的绳子、锁、油布，预备包行李防水防雨。有时说一句鼓励的话，有时微笑一下，有时轻摩一下牡丹的肩膀，这都使她觉得自己就像王师母的女儿。牡丹深深受到感动，把一个玉簪子送给王师母作为临别的纪念，王师母却觉得是得罪了她一样。

“你把我看做什么呀？我来帮助你，是我觉得你需要人帮助。我来是因为我自己要来。你给我这个簪子买我呀？”

“不是，我是出于一片诚意。我是留给你做个纪念。”

王师母不理她，她坚拒这件礼品。把这件礼品为牡丹收藏在箱子里的一个盒子里，就这样把她推辞的话结束了。

王师母的儿子跑来问她什么时候回家，母亲回答说：“告诉二姐准备晚饭，不用等我。我要和费太太在这儿吃晚饭。”

掌灯之后，王老师在一种不自觉的愿望之下，又走到费家去。他记得那位年轻的寡妇说“咱们翰林”之时，声音里有一种童稚的热诚，就犹如诚恳表明内心的信念一样。唤起他童年时在街上很得意的喊声：“那个陀螺是我的。”他想从寡妇口中再听一听梁翰林的事。

晚饭之后，他们正在东屋喝茶吃酸梅。略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